

从英国旅行家买旅行袋说起

——语言的民族差异

为何买不到大旅行袋

有一个不懂外语的英国旅行家 他旅行到了法国 想买一只大旅行袋。他到商店去，用英语 *large*（大的）向店员说明他的意图 店员不懂英语 拿给他一只很宽的旅行袋 他当然不中意。继而 他到了意大利、葡萄牙和罗马尼亚 都用英语的 *large* 说明他想买的旅行袋。可是，这些国家的店员拿给他看的也都是很宽的旅行袋。后来 他又到了西班牙 他还是用英语 *large* 说明他要买的旅行袋，店员拿给他的却是一只很长的旅行袋。最后，他到了丹麦，丹麦的店员对他要买 *large* 旅行袋的要求 只看了他一眼 就根本不再理会。他很是纳闷 怎么这些国家都不卖大的旅行袋呢？

易使人上当的“假朋友”

原来 法语的 *large* 意大利语的 *large*，葡萄牙语的 *large* 和罗马尼亚语的 *large* 都不是表示“大”而是表示“宽”。英语借入意大利语的 *large* 在音乐中就指“音域宽广”。但是 西班牙语中的 *large* 却表示“长”。丹麦语的 *large* 则表示“慷慨

的“不付钱的”所以丹麦的店员当听到这位顾客要 *large travelling bag* (大旅行袋) 时以为他想不付钱所以只看他一眼而不予理会。词源相同、词形相同或相似的词在不同的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表达迥然不同的意义,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 *false friend* (假朋友) 因为它们很容易使人上当。



同源于拉丁语 语义却不同

英语中的 *large* 借自法语 法语的 *large* 又源于拉丁语中

的 *largus* (慷慨好施的、丰盛的) 在 12 世纪的英语中, *large* 本指“慷慨的”与丹麦语的 *large* (慷慨的) 同义。至今英语的 *largess* (借自法语的 *largess* “慷慨”是 *large* 派生的名词) 还指“慷慨”、“大度”法语的 *large*, 罗马尼亚语的 *larg* 英语的 *large-handed* 和 *large-hearted* 也是指“慷慨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的 *largo* 至今也还有“慷慨的”意义。法、意、葡、罗语用一个词表示“宽”和“慷慨的”。

英语 *large* 一词词义的演变

英语的 *large* 在 13 世纪表示“广泛”, 14 世纪表示“宽”(即与法、意、葡、罗语中的同义) 到了 15 世纪才表示“大”。

(伍铁平)

马牛羊及其他

——语言的民族色彩

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 同音乐、美术、舞蹈、文学等文化一样, 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

以比喻而言, 中国人 (尤其在南方) 过去主要是用牛耕田, 所以用“牛”构成的成语很多。但是英国人主要是用马耕田 所以英国成语中“马”这个词用得较多。如汉语说“他工作 (干活) 象头老黄牛”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英语却说 *work like a horse* (像匹马一样地工作), 汉语说“狼吞虎咽”, 英语却说 *to eat like a horse* (像马一样地吃), 汉语说“吹牛”, 英语却说 *talk horse* (字面意义为“谈论马”)。汉语说“起码常

识”与之相应的英语词组是 *horse sense* (字面意义是“马的常识”)。汉语说“牛饮”英语却说 *drink like fish* (字面意义是“像鱼一样喝水”)。汉语说“害群之马”英语却说 *black sheep* (字面意义是“黑羊”)。汉语说“他壮得像条牛”但是英语却说 *He is healthy like a horse.* (他像马一样健康 或 *fit as a fiddle* “非常健康”。字面意义是“像桌面框一样健康”)。 *fiddle* 是指船上防止碗碟滑落的装置。其实, 比喻健康可用的词很多, 英语用了这两个词, 是为了分别同 *healthy, fit* 取得头韵的谐声效果。



形容一个人很健康时, 俄语说 *крепкий как огурчик* (像小黄瓜一样健壮) 波兰语说 *zdrów jak rydz* 像黄蘑菇 [松乳菇] 一样

健壮)捷克语说 *zdravý jako býk, řípa* 或 *ryba* (像牛、甜菜或鱼一样健康)。美国俚语的 *fish* 则指“笨蛋”、“生手”、“容易上当的人”。英语用鱼作比喻的说法很多,如: *a loose fish* (道德上放荡不羁的人), *a poor fish* (可怜虫), *a queer fish* (怪人), *a cool fish* (厚颜无耻之徒), *a dull fish* (乏味的人), *a shy fish* (羞怯的人), *a (pretty) kettle of fish* (乱七八糟), *fish story* (相当于汉语的“吹牛”), *fish woman* (骂街的泼妇) 等等。但是没有一个是将 *fish* 同“健康”相连。和捷克语很相近的斯洛伐克语说像核桃 (*ořech*) 一样健康。斯、捷、波语都用带 *r* 音的词作为喻体,是为了同表示健康词 *zdravý, zdrów* 中的 *r* 形成辅音和谐 (*consonance*)。在汉语中,如果你对人说他健康得像条鱼、像匹马、或像黄蘑、小黄瓜、核桃,别人十之八九会以为你在讥讽他,而绝不会认为你在称赞他的健康,而对你表示谢意。

俄语用 *огурчик* (小黄瓜) 作为喻体,形容一个人健康 (*крепкий*),也是为了取得这两个词中的 *р, к* 及其浊音 *г* 间辅音的和谐。但是英语却用 *cucumber* (黄瓜) 作为喻体,比喻一个人冷静 (*cool*) 说成 *as cool as a cucumber* (字面意思是“像黄瓜一样冷静”,意思是“极为冷静”,“泰然自若”)。这又是为了取得 *cool* 和 *cucumber* 中的元音、辅音间的和谐及押头韵。

(伍铁平)

对狗和猪的不同印象

——再谈语言的民族色彩

外国人喜欢养狗，所以有许多与狗有关的成语。如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字面意义是“爱我就得爱我的狗”)。这话如直译成汉语，中国人听了定会觉得不可思议。美国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语音学著作，其中有“献给我的狗……”的卷首语，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是近乎荒唐的事情。哈叭狗总是跟着主人走，由此英语的 *dog* 引申出“尾随”的意义。如 *Misfortune always dogs his footsteps* (不幸总是跟随着他的脚步) 中国人很少养哈叭狗，所以从“狗”就不会引申出这种含义。北京有句俗话说：“累得像孙子似的。”英语却说成 *dog-tired* (“累极了”字面意义是“像狗一样地疲乏”)。英语说 *cat and dog life* 指像猫、狗那样经常吵架的生活。汉语却说“鸡犬不宁”。上面这些例子还说明传统修辞学将喻体和本体的关系说成是类似的，有片面性。“孙子”和“累”并没有任何相似点。

英语将“处于支配地位”比作 *top dog* (顶部的狗) 将“幸运儿”说成 *lucky dog* (幸福的狗) 将辩论时沉默不语的人叫做 *a dumb dog* (哑狗)。英语的 *to 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 (“帮助一条瘸狗跨过门槛”意为“助人度过难关”)。 *A dog's chance* (“机会难遇”字面意义是“狗的机遇”) 都不含任何贬义。1859年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时，英国生物学

家赫胥黎坚决支持达尔文的观点 宣称“我是达尔文的门犬”。不过英语也将 dog 比作“无赖汉”、“坏蛋”、“废物”。美国俚语则将 dog 比作“鳖脚货”、“不受欢迎的人”或“妓女”。

中国人对“狗”的印象和外国人迥然不同 由“狗”构成的词或词组往往含有贬义 如“丧家犬”、“走狗”、“恶狗”、“看门狗”、“哈叭狗”、“狗腿子”；“狗急跳墙”、“狐群狗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仗人势”等等。有两种例外的情况，一是在书面语中用作谦辞 如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 又如“效犬马之劳”或简作“犬效”（如“誓图犬效 庶答鸿庥”[宋·孙沔]），中国人用属相名称作乳名的有虎儿、牛儿、小兔、小马、小羊、小龙，也有狗子，都不含任何贬义。其他属相名称 如鼠、蛇、猴、鸡、猪 却从不用作乳名。这可能是因为汉语俗语中用“鸡”构成双音词，表示男性生殖器，用“野鸡”表示妓女的缘故；鼠、蛇、猪在汉语中也往往给人以不好的联想。

哪个民族对猪似乎都没有什么好感（不是从经济利益着眼）反映在语言中，“猪”一词用作贬义的时候居多 如汉语的“肥（笨、蠢、脏、懒）得像头猪”，法语也说 *sale comme un porceau*（脏得像头猪），英语中 *hog*（猪）引申指“自私或贪婪、贪吃、粗鄙、肮脏”的人”。

为了表达同“对牛弹琴”相类似的意思 英、法、德、俄语都说 *to throw (或 to cast) pearls before swine; jeter des perles devant les porceaux; seine perlen vor die säue werfen; Метать бисер перед свиньями*。意思都是“在猪面前投珍珠或小玻璃球”。但是日语却说“马の耳に念仏（对着马的耳朵念佛）”。

德语粗野语说 *Das ist unter aller säue* 字面意思是“这是

在一切猪之下”实际意义则为“这坏极了”“这糟糕透了”。

（伍铁平）

从乾隆考皇室满语说起

据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

有一天乾隆皇帝召见清朝皇室，发现有一个名叫宁盛额的，不能用满语应对。此事引起了这位万岁爷的重视。在他看来，清皇室成员必须通晓满语，满语是国家之根本。而现在的宗室贵胄居然有不会说满语的，这关系到皇族的风俗习惯能否继承下来、江山是否牢靠的大事。因此钦定：凡宗室成员 10 岁以上的人，都要进行考核。并规定每年 10 月中旬派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去考试满语和射箭、马术。考试的时候先命皇子应试，作为宗室的榜样，其他人员，按其父辈爵位高低编排次序，职位高的先考。考试成绩优秀者皇上召见，并赐给花翎、缎匹以资奖励。

二百多年过去了，翻翻历史，看看乾隆皇帝的旨意效果如何呢？不要说今天了，说是晚清时的皇室成员也大多不会说满语了。宫廷之内，满语也只不过保留了一些片言只语而已。能否这样说，在满族绝大多数人中，满语已衰落以至不用了。

皇上如此重视满语，还面谕作为定例让宗室学习，并进行严格考试。但是事实上并不能像乾隆希望的那样振兴满语，这是什么道理呢？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语言的产生、发展和融合以至消亡，受其自身规律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制约，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明亡清兴，满族贵族成了统治阶层，满汉两个民族交际激增，为便于交际，首先要消除语言障碍，根据社会状况，要求满族统治阶层大力学习汉语，而不是汉族人学习满语 这是因为：

第一，使用汉语的人多地广，满族上层统治者要统治全国 必须使用汉语 受汉语影响；

第二 汉族历史悠久 科学发达 文化遗产特别丰富 满族上层人物要施行统治，就要了解人民，学习汉语和汉族文化遗产 不然治理国家就会寸步难行 无从下手。

第三 从语言发展史看 汉语历史悠久 结构严密完善 富于表现力，在多民族语言融合中，总是以汉语为基础，一些少数民族语向汉语靠拢。

正是由于种种客观规律 使得满族绝大多数人学习、使用了汉语，而不是继续使用满语。由于具有深刻社会历史的及语言发展自身的原因，使得开创“乾嘉盛世”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也无法改变满语在大多数满族人民中衰落、消亡的发展趋势。

（孟守介）

“敬惜字纸”及其他

从前在私塾念书 以后到学堂求学 都能看到一块‘敬惜字纸’的牌子。那是告诫学子们 文字是圣人造的 字纸也带着

灵气，不能乱抛，否则就是对圣人不恭。旧社会，用画符治病，念经祈福和用念咒语降魔，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至今，在少林寺大殿出售项锁 因为旁边贴有“念经一遍 消灾释难 长命百岁 永保平安”字样 由和尚给每一只项锁念经 因而为子女购买者不绝。

对语言文字崇敬，认为它有超人的魔力，这叫做语言文字的灵物崇拜。语言本来是与劳动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一种交际工具，文字是人类创造的记录语言的符号。但是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尚不理解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把语言（文字）同某些自然现象和自然力联系起来，仿佛语言（文字）可以给人以祸福 甚至误认为语言（文字）是祸福的根源。封建统治阶级更是有意利用对语言文字的灵物崇拜——他们具有垄断文字的特权——来愚弄麻痹人民，维护其统治地位。常见的是把人的名字同本人等同起来。名字本来是一种代码，一种符号，并没有什么特殊含意。而古代小说里常常描写，喊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灵魂收进宝贝里面。小时候父亲就嘱咐我：在黑夜旷野里，听到喊你的名字时，千万不能答应。至于封建帝王的名字，一贯是必须避讳的。唐诗凡是要用“民”字之处，一律改用“人”字 就是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清代的文字狱，达到登峰造极令人骇异的程度。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出了一道试题“维民所止”其中“维、止”二字被认为故意把雍正皇帝的头割掉，因而犯罪下狱，家属也遭杀害。这不是把名字同其人、把语言文字同事物本身完全等同起来了吗？

随之而来的是忌讳——某些词语在需要用时避而不用，使用另外的委婉词语来代替它。有一些忌讳是关于人的身体、生理现象以及性行为的词语。如“月经”。这是成年妇女所必

然要有的生理现象，可是古今中外，都要忌讳而不直呼其名，只有医生例外。英语中：in her period（她在周期中）in the flowers（在花期中）；problem days（难题的日子）指的都是月经。现代汉语则说：“她例假”，也有人说：“我这几天倒霉”。有的方言说：“好事”；“她妹妹来了”。这都是指月经来潮。

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理现象。大约自从人类认识到死亡意味着生命永远结束，总是盼望能延长寿命推迟死亡的缘故。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关于“死”一词的委婉词语。皇帝死去叫“崩”、“驾崩”、“升遐”、“宾天”、“大行”；诸侯死了叫“薨”；大夫死了叫“卒”。这反映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一般人把死说成“亡”、“故”、“逝”、“去世”、“谢世”、“下世”、“长逝”、“永诀”、“长眠”、“溘逝”、“与世长辞”、“见马克思”等。对于受人尊敬的人物为国为民而死，则称为“牺牲”、“献身”、“就义”、“捐躯”、“殉职”、“成仁”等。未成年的人死去，称为“夭折”、“夭亡”、“早逝”、“中殇”。宗教界人士则把死称为“升天”、“涅槃”、“坐化”、“羽化”、“鹤化”、“物化”等。可见，对于语言的灵物崇拜和由语言禁忌而使用大量委婉词语，有其不科学甚至愚昧的一面，但同时却起到丰富语汇、增强语言表现力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苗守正）

从“放狗屁”看语言的理据性

一位语言学教师在讲语言的约定俗成原则时，举了两个

例子 说汉语的“拍马屁”不能换说成“拍牛屁”、“拍狗屁”。相反，“放狗屁”也不能换说成“放马屁”、“放牛屁”、“放猫屁”等等。学生听了哄堂大笑。这两个例子虽然有些不雅，但是用来说明语言的约定俗成原则和部分的无理据性倒是十分恰当的。我们想补充指出，这两个例子也能很好地说明语言的民族特点。西方人很爱狗，有一位美国学者在他的一本语音学专著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狗”，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虽然英语中的 *dog* 有时也指“无赖汉”、“坏蛋”、“废物”，但是总的说来，英语中的 *dog* 给人的联想是好的，不像汉语中的“狗”往往与“走狗”、“癞皮狗”等相连。因此英语中有 *a lucky dog*（幸运儿），*a jolly dog*（有趣的伙伴），*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这类在汉语中不可能产生的说法。英语中不可能用“放狗屁”这类说法表示“胡说八道”，大概也同他们与狗的上述感情有关。

如果说“狗”在这儿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和约定性，“屁”则不然，有强烈的理据性。只要同别的语言比较，就可以明白这儿用“屁”的道理。英语俚语中也用排泄物表示“胡说八道”，如用 *bullshit*（字面意义是“牛屎”），*horseshit*（字面意义是“马粪”）或 *shit*（本义“粪便”）指“胡说八道”。英语俚语中也可以用 *bull*（公牛）指“空话”、“大话”（这同汉语的“吹牛”相似）和“胡说八道”。英语还可以用 *rubbish, trash*（垃圾、废物）或 *crap*（废物）指“废话”、“放屁”、“胡说八道”。从这里我们便可以悟出“放狗屁”的一定理据性。用“屁”、“粪”（不管是马屎还是牛粪）、“垃圾”比喻“胡说八道”、“废话”是很贴切的。它们之间有共同的“义素”没有用的东西，不从肥料角度着眼），这是语言中常见的一种通过比喻派生词义的方法。从这个意

义上说,汉语用“放狗屁”英语用 *bullshit, horseshit, shit, rubbish, trash, crap* 表示“胡说八道”都是有理据的。英语不用“屁”表示“胡说八道”而用“shit”(屎)可能同下述事实有关。英语没有专门的词表示“屁”而是借用 *wind*(风)婉指“屁”。*wind*更常用的意义是“风”所以用 *wind* 表示“胡说八道”、“放狗屁”之类的意义会同这个词的常用意义发生矛盾。

俄语的 *Чепуха*(不值钱的物件,零七八碎的杂物)通过比喻派生出“胡说八道”的意义,也符合上述汉语、英语构成表示“胡说八道”的词时所遵循的比喻语义派生规律。从词源分析 *чепуха, ух-а* 是后缀,词根 *чеп* 与 *щеп*(碎木片、碎劈柴)是同源词。直到 18 世纪 *чепуха* 还指“碎木片、碎劈柴”(见尚斯基等人编的《俄语简明词源词典》)由此可见 *чепуха* 的第一个意义是“不值钱的物件、零七八碎的杂物”,“胡说八道”是其派生意义。因此,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和四卷本俄语词典以及《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将“胡说八道”作为 *чепуха* 的第一义项,将“不值钱的物件”、“零七八碎的杂物”作为它的第二个义项,即派生义项,完全颠倒了这个词实际的语义派生过程,尽管 *чепуха* 的“胡说八道”这一意义的使用频率高于它的最初意义“不值钱的物件、零七八碎的东西”。这可能是这些词典将“胡说八道”列为 *чепуха* 的第一义项的根据。

俄语中表示“胡说八道”、“废话”的另一个词是 *вздор*。它的词根是 *драть* 与 *содрать*(剥下)同词根。*вздор* 最初的意义是“将树变成木材时剥下的树皮、刨花等废物”(见尚斯基等人编《俄语简明词源词典》)即同上述汉、英、俄语词一样,也是从“废物”的意义中引申出“废话”的意义。

德语的 *zeug* 在口语中指“不值钱的东西”、“蹩脚的东

西”，也引申出“废话”、“胡说八道”，其语义演变规律同上引汉、英、俄语例十分相似。

德语的 *Quatsch*（胡说八道 废话）同 *Kot*（粪便、烂泥 词源见瓦利希《德语词典》）可见也是从“废物”、“没有用的东西”引申出“废话”的意义。

意大利语的 *fanfaluca*（小件东西 无价值的装饰品 纸灰）引申指“废话”，也是同样的比喻语义派生规律起作用的结果。*Fernando Palazzi* 在他编的《意大利语最新词典》里正确指出，该词的“废话”一义是“纸灰”等意义的比喻意义。由此可见，《意汉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将“废话”、“谎话”作为 *fanfaluca* 的第一个义项，将“小件东西”、“纸灰”作为其第二、三义项，不符合词的语义派生顺序。该词典也许是从这几个义项出现的频率着眼排列其顺序的。

综上所述，汉、英、俄、德、意语在构成表示“胡说八道”的词时，都是从表示“无用的东西”的词派生，这不妨看作是一种语义普遍现象。这是语义类型学的研究对象。从这里还可以看出，这种类型的比较，有助于阐明诸如“放狗屁”之类用语的部分理据，而限于某一种语言时，对某些语言现象就可能感到茫然，不知当如何解释。这正是语义类型学的价值所在。

（伍铁平）

模糊语言 ≠ 含混不清

社会语言有精确语言：“某单位外欠款达 1346758 元”；

“圆周率近似值为 3.14159265358979323846……”；“1988 年 3 月 25 日下午 3 点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像这些经济往来、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要求用确定的数字、准确的数据和具体的时间、地点去表达，这就是精确语言。

但是社会交际中更多的是用模糊语言：“我们乡这几天连降大雨、刮暴风……”“我今天身体感觉不大舒服”；“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健美，胸脯结实，眼睛里时时闪着睿智的光亮”；……多大的雨为大雨，怎样的风为暴风，什么样是舒服，什么样是不大舒服，以及怎么样为身材健美，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没有严格的标准。但是它可以使人了解，得到明晰的印象，可以起到传达信息进行交际的作用。因此，我们说精确语言和模糊语言都是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以“大雨”为例，作为气象科学术语，它是有严格涵义的。“大雨”指 24 小时内雨量累计（在雨量收集器内）达 40—79.9 毫米（mm）科学要求严格的定量分析，因此越精确越好。

科学普及作品要求读者明白，了解得具体。它说：“你听到雨声激烈，排水不良的地方很快就有了积水，这就是大雨；下雨的声音不大，慢慢淋湿衣服，泥路渐渐湿透了，这叫做小雨。”这些描述全用模糊概念，然而这些模糊概念合起来，却给人一个明确具体的印象。

文学作品中描写大雨，又是一番情景。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写道：

“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地垂落。看不清一

条条的 只是那么一片 ,一阵 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 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 天地已经分不开 空中的河往下落 ,地上的河横流 ,成了灰暗昏黄 ,有时又白亮亮的 ,一个水世界。”

作家使用的“一片”、“一阵”、“无数的箭头”、“万千条瀑布”等都是模糊语言 而这些模糊语言却给人以非常具体生动的形象。所以模糊语言决不是含混不清的语言。只有涵义模糊、易生歧义、令人误解的语言 才是含混不清的语言。在这篇小说里 如果把这场大雨表述为“十五分钟 在雨量收集器内即已收集雨水××毫米”那么 不仅读来乏味 而且会给人留下一片朦胧模糊的印象。

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电子计算机,已经可以有条件地代替人的脑力劳动。在科学与工程计算、数据处理和过程控制方面,它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目前阶段,它还只能识别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是最精确的机器语言。人们把用机器语言编制的程序输进计算机,它就能接受并贮存起来,而且按指令进行运算和处理。然后把处理结果输出并打印出来。因此人机对话要靠精确语言。日常交际中,许多用模糊概念表述的问题,靠语境才能识别的涵义,人的种种情感因素,目前计算机尚无法准确地识别和反馈。然而,人工智能研究,正在这方面展开令人鼓舞的前景。 (苗守正)

“模糊”一点也好

嵇康是魏晋时代一位多才多艺的散文家和诗人。他性情



刚烈 鄙视权贵 对司马氏政权深恶痛绝 宁愿以打铁为生 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有一次，司马氏政权中的显要人物钟会带着大队人马来访。嵇康对此十分反感 他低着头 只是打铁 丝毫也不理睬这位贵客。直到钟会十分狼狈地要走的时候，嵇康才出其不意地问道：“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钟会愤愤地答道：“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后来，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说了嵇康许多坏话，终于把他杀掉了。

抛开政治背景，单看两人的对话，是颇有风趣的。嵇康的